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全球文化中的陌生人經驗：以 Georg Simmel 陌生人概念為
核心的社會學考察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2-H-343-004-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魏書娥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全球文化中的陌生人¹經驗一

以 Georg Simmel 陌生人概念為核心的社會學考察

1. 前言：

文化全球化的辯論焦點一直擺盪於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批判的全球美國化，或是新自由主義陣營堅持的多元中心文化兩者之間。然而，前者批判的是霸權國界的強勢擴張趨勢，後者強調的是多元在地界線的同步區隔過程。如果全球文化是被壓縮時間與空間的生活經驗整體，在形式分析層次而言，它們其實是界線流動的不同面向；但在實際經驗層次，卻是文化界線裡外的社群直接遭逢。在形式分析層次，被跨越的界線如何從固著在地域疆界的想像轉變成可因時制宜流動的想像？在實際經驗的層次，當前全球經濟脈絡中，界線裡外的社群不斷跨越界線的遭逢過程，找到哪些社會互動的表現形式？這些當代的跨界社會形式發生在哪些場域？因為跨界動作產生了哪些當前全球經濟文化的運作原則？

2. 研究目的：

以上問題關注的是全球經濟脈絡中發生的跨界形式與其生活經驗。這樣的關懷有來自文化人類學、文化社會學、英國文化研究、法國後現代論述傳統、德國第二現代論述等領域的相關研究，在巨觀、中間與微觀各層面的形式剖析；也有涵括族群、移動、旅遊、性別、

¹ 原計畫書使用的是陌生人一詞，計畫審查人的建議應該更改成陌生人一詞較為貼切。乍看之下，研究計畫原先設定在全球化社會情境下新移動社會類型遭逢的異文化接觸經驗似乎也符合這層考量。但是，根據 McLemore(1970)的分析，Wood 早在 1934 年就清楚區分出 Simmel 的 the stranger 概念中既包含有新來者(the newcomer)，也包含有邊緣人(the marginal man)的成分。然而，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卻產生了重邊緣人成分，相對卻輕新來者成分的現象，即使 Schuetz(1944)也曾經點出這樣的差距，但是邊緣人成分似乎代表了所有 the stranger 概念的涵義，而忽略了 Wood 的看法。就邊緣人的涵義而言，強調的是外來者加入團體遭遇到的異文化衝突與團體既有成員的主觀感受，翻譯成異鄉人是精準的；就新來者而言，進入團體的最初階段他對既有成員而言，確實是面目不清全然模糊的，這個過程正是 Wood 最感興趣的範圍。因此，新來者若進入團體累積了失敗經驗，接下來才有機會成為邊緣人，否則他就會順利成為內團體成員了。據此我認為還是使用陌生人一詞較能保持 the stranger 概念中豐富的層次。

另外，根據 Merz-Benz 和 Wagner(2002)的分析，從 Georg Simmel 在 der Fremde (the stranger)概念中關於因經濟功能與不同社會產生聯結的商人的文化經驗，延伸到芝加哥學派 Park(1928)關注移民勞工的社會邊緣人經驗，Anderson(1923)關注到 the hobos 的文化共生經驗以及 Siu(1952)關注到客籍勞工的過客經驗(sojourner)等，都聚焦在移動能力與文化整合面向的特殊社會類型分析，就此而言，這些隨經濟結構變動而直接衍生的異文化經驗，帶給支配文化人們的感受不是全然未曾遭逢的異文化對象，所以他們面對的不是陌生的人，也不是與陌生的文化接觸。但是因應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現代性制度機制卻間接增加了完全不相識者在公共場所的共存機會，例如逛街的消費者，就此面向而言，陌生人卻是比較恰當的指稱。就這個面向而言，可以連結上 Giddens (1990, 1991)提出的現代性制度特性，信任，特別是制度性信任的研究取向。

消費、環保、風險等經驗議題的相關探討。因此，跨界形式與跨界經驗是全球經濟階段，社會科學界廣受矚目的研究焦點，這篇論文將進行形式面的理論探討以及與移動和消費議題相關的經驗分類範疇的建構。

3. 文獻探討：

跨界研究焦點在國內外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自 Anthony Giddens 在 1990 年出版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以來，全球化就是備受爭議的概念，即使缺乏全面的共識，但是各項學術或非學術研討會、各類學術或非學術期刊，甚至電子與平面媒體都追逐著全球化現象研討，在官方、民間、學術界的推波助瀾下，十多年來的各方意見大致已逐漸沉澱出以 G8 為首的全球化論述和以 World Social Forum(WSF)為首的反全球化論述的抗衡格局，雙方的討論陣營都集結了學者專家、政治經濟專業人士與民間論壇的意見，因而它已經是結合學術領域與日常生活的核心議題。這樣的結合使理論研究本身不致侷限在被動的事後分析，還能透過研究活動的進行發揮學術批判的能動性，因此，跨界形式與跨界經驗的討論在批判制度與組織層次的全球文化歷程是不可或缺的觀點。

這裡所謂的跨界觀點，並不是直接引用經濟全球化論述裡的跨國或多國爭辯觀點，而是根據德國文化學者 Georg Simmel 的陌生人觀點轉折而來。在「復興辛默爾」社群的研究活動中，最能切入後現代研究論述的 Deena and Michael Weinstein(1990)，不曾間斷的努力闡釋辛默爾社會學，在認識觀點上潛藏的後現代精神，另外 Featherstone(1991)主編的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期刊第八卷第三期也不遺餘力的重新將辛默爾社會學定位在捕捉後現代生活經驗與文化形式的研究取向。

2003 年 12 月的第一週，德國 Dortmund 大學空間規劃學院，為紀念 1903 年出版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籌劃了為期五天的演講週，主題是「辛默爾與現代大都會的當前意涵」(Georg Simmel und die Aktualität der 'Modernen Großstadt')。每天的演講都環繞著這篇不過十六頁的短文(德文 Suhrkamp 版全集第 7 冊)，探討大都會生活的社會建構與文化衝擊，當代歐洲與第三世界大都會發展的社會與文化意涵，以及大都會研究的知識建構層面的反思等。這篇短文的重要性不亞於辛默爾最有系統的著作《貨幣哲

學》，他甚至在短文最後強調，這篇短文等同於整部《貨幣哲學》的濃縮版。對於德國學界而言，這篇短文等於是上個世紀末德國大都會發展歷程，在社會文化研究觀點下的縮影，足以作為觀察當代全球化歷程中國際大都會發展經驗的寫照。因而，辛默爾研究觀點對全球化論述具有相當的啟發作用。根據上述的理論關聯的定位，這篇論文所指的跨界研究將牽涉兩個研究領域：辛默爾的陌生人論述以及文化全球化論述。

辛默爾的陌生人論述

首先，在辛默爾研究方面，我接續發表在《歐美研究》的論文〈辛默爾與現代/後現代〉裡提出的命題，辛默爾社會學的論述前提是社會分化，社會分化著床的場域在國際大都會，因而大都會裡上演形形色色的社會往來戲碼，都被網羅在辛默爾社會學的形式觀察之中。其中，跟隨貨幣經濟發展崛起的新興猶太商人階級，在法蘭克福就發展出不同於當地地主階層的社會功能特性，這些功能特性是現代貨幣經濟制度代理者，彼此之間相互依賴並且不可相互替代的個體表現，由於這種新的社會關係脈絡，辛默爾觀察到人與人之間的固定的社區(Gemeinschaft)關係鬆動，社會(Gesellschaft)關係隨著新的連結而誕生，其中最具彈性的就是陌生人關係了。因為陌生人不是一開始就待在此地的人，也不是完全不認識的人，它們是今天來了，明天還待著的人(der heute kommt und morgen bleibt)，它們不會今天來了，明天就走了，它們是潛在的漫遊者，不是永遠待著不走的人。陌生人的關係出現在關係之間建立起來的某種界線，能夠跨越界線移動，陌生人的意義才會出現，也因此陌生人是經驗到不同生活脈絡與文化內容的人。

就此而言，辛默爾的陌生人論述扣著跨界的社會與心理文本，我們可以貼近包括了辛默爾在《社會學：社會形式的探究》第九章「空間與社會的空間秩序」，以及其第三篇附論〈陌生人〉文本，《貨幣哲學》第三章與陌生人論述相關的段落來討論。以下相關的二手文獻也是解讀這三篇文本的重要參考，包括德國學界的 Alfred Schutz 的〈陌生人〉(1972a)，〈歸鄉者〉(1972b)，Ulf Hannerz 的〈世界文化裡的世界主義者與在地主義者〉(1990)，Zygmunt Bauman 的〈朝聖者及其追隨者〉(1997)，Peter-Ulrich Merz-Benz 和 Gerhard Wagner 的〈陌生人作為社會類型〉(2003)；美國學界芝加哥學派及其傳統下 Robert E. Park 的〈移動與邊緣人〉(1928)，Paul C.P. Siu 的〈逗留者〉(1952)等等，已被 Peter-Ulrich Merz-Benz 和 Gerhard Wagner 集結

編纂在 2004 年出版的《陌生人作為社會類型》一書中，它們系統地在辛默爾討論空間社會學的脈絡裡，分析陌生人經驗與陌生人形式的獨特概念，並且藉由各種新社會類型的發掘，進行不同經濟脈絡下的移動人群，在生產過程遭遇的社會排斥與接納經驗探討。

另外，McLemore(1970)強調 Wood (1969) 早在 1934 年就清楚區分出 Simmel 的 the stranger 概念中既包含有新來者(the newcomer)，也包含有邊緣人(the marginal man)的成分。然而，一直以來的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卻產生了重邊緣人成分，相對卻輕新來者成分的現象，即使 Schuetz(1944)也曾經點出這樣的差距，但是邊緣人成分似乎代表了所有 the stranger 概念的涵義，而忽略了 Wood 的看法。因此，McLemore 試圖透過對概念的批判促使「陌生人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tranger)的學術傳統，重新找回對於新來者的研究焦點。我將試圖延續這些探討方向到全球經濟場域中隨移動而來的跨界生活經驗與形式，建立論述社會排斥與接納的可能範疇類型。

文化全球化論述

Simmel 的 the stranger 概念因其曖昧不明，反而出現了後繼研究者反應其對社會發展階段的敏銳認知與個人研究旨趣結合的特殊產物，隨之衍生出許多超出 the stranger 概念源初並未涵括的經驗社會內容，例如，Benjamin 的都市遊蕩者(flaneur)、Bauman (1990, 1998)的都市消費者、旅遊者和 Hannerz(1990)的國際都會人(cosmopolitan)等。這些將陌生人界定為一種社會類型的新內容，我們必須進入文化全球化的相關論述裡去尋找其間的關聯。

在辛默爾的陌生人文本討論之外，針對經濟全球過程帶來的制度變遷與社會效應的論述作品，目前為止著作已經相當豐富，但是其中重要的跨界觀點論述，可以約略區分成馬克思主義陣營和新自由主義陣營的社會文化論述。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的論述較強調在地主體性的建構，以及其與全球市場文化之間的扞格對立，例如 Appadurai(1990, 1998)受到詹明信〈後現代主義，還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Jameson, 1984)啓蒙，但修正其經濟決定論觀點，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的複雜性和經濟、文化與政治基本上的分離有關」(Appadurai, 1990: 296)，強調文化邏輯的影響至少跟政治或經濟是平行的。因此，他致力於重構馬克思主義世界文明單線發展的論述方向，企圖「避免消除第三世界內部差異的危險、避免像某些法國後現代主義者取消社會參照的危險以及避免馬克思主義者傳統堅持論述權威的危險」，反而偏重全球

片段化、不確定性與差異的發展趨勢 (Appadurai, 1990: 308)。隨後他建議以族群視野、媒體視野、科技視野、財政視野與理念視野等五大方向來分析全球的文化經濟特質：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的相互拼裝，以及此相互拼裝的明暗面標示著全球文化過程的不確定性。Zygmunt Bauman(1998)則側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文化後果與社會衝擊，他提出的時代診斷是新部落化主義與基本教義的兩極發展。他特別指出全球資本家們，仗勢擁有的金錢資本與知識工具，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自由地穿梭在提供優惠稅率吸引資本投資的國度，正如當代的新遊牧民族，他們是全球化過程的贏家，所到之處都能要求供應符合其要求的高消費生活標準；同時，另一群全球化過程的輸家，由於缺乏資本或是知識工具，反而被困綁在固定的土地上，猶如當代的土地佃農，隨時隨地受到國家法制規章的監控與限制，由於缺乏移動能力他們喪失在當代高速文明生存的立基，由於「被留下」而產生屈辱的生存經驗，甚至喪失了自己的生活脈絡。

另外，來自新自由主義陣營的社會文化論述，則強調全球文化的發展過程在單一霸權擴張的表象之下，潛藏著無數各具特色的生活策略。例如，Friedman 依循世界市場產品的多國化現象，探討世界市場與文化認同，全球過程與在地過程，消費與文化策略之間的糾結 (Friedman, 1990: 312)，認為全球化以在地消費型態的自我定義與自我保持為前提，各個在地的文化策略以其消費與生產的內在形式勾連上世界市場經濟而納入或跟更新全球生產與消費網絡的內涵，並藉此肯定其文化策略在世界現代化潮流占有的特殊地位。因此，全球化與在地化是一體兩面的發展(Friedman, 1990: 312-327)。

Robertson 更進一步將 Friedman 原本針對前被殖民文化(如剛果 Les Sapeur)或少數族群(如日本蝦夷族和美國夏威夷)所指出的認同殖民母文化、以認同多數族群恢復自身文化認同或以排斥外來文化重整本土文化認同的消費意涵，轉移到異文化之間的形式上的相互作用。因此，全球化不只是歐、美等地方強勢文化橫掃全球的同質化過程，也是其他在地特殊文化進行全球化的異質化過程。Robertson 也認為「世界的麥當勞化」過程，其實並不是在全球各處都複製一模一樣的生活風格、超國家行為方式或是文化象徵，迪斯耐夢幻世界的全球化、CNN 全球二十四小時新聞播報報、網際網路全球連線搜尋等事實上都必須依賴各在地特殊條件的充分發展，藉由普遍的特殊化原則，同時進行各在地「連線」的超國界連結。另一方面，多元的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爭的同時，藉由特殊的普遍化原則，共同支撐起全球文化

工業、全球通訊工業、全球金融體系與股票市場等形式律則或是民主與人權等普世概念 (Robertson, 1992: 97-114; 1995: 25-44)。在這些過程中，文化全球化其實進行的是，藉由消弭空間距離的體驗所呈現的時間同時性現象。

這些討論都是延續我在〈全球化趨勢與全球性思考〉和〈經濟全球化與社會兩極化：台北與法蘭克福的實證研究〉兩篇論文裡分析全球經濟的社會文化邏輯主軸，當前的全球都市匯聚著被壓縮時間與空間經驗的全球文化，全球都市不僅是跨國資本匯集場所，全球商品的消費場域，各方資訊的交換節點，更是人員往來的駐足地。有些人來來去去，商務或觀光旅遊擁有完全不受拘束的移動能力，有些人搭上國際勞動分工或是政策開放列車來了不再走，有些人順應產業外移潮流出走卻難回頭，還有些人仍然留守原地無力自由移動。全球化發展對當代社會組織的規模與模式帶來關鍵的影響，各類社會組織的變革直接或間接型塑當代生活的經驗，不論自願或是被迫當代人都參與時間與空間被壓縮成一體的生活經驗中。這是一種分殊的切割化過程，透過精確掌控分殊單位之間的迅速切換與連結，人們感受到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經驗。時間與空間的分殊切割牽涉劃定界線，界線圈定的是政治權力的單位或是文化權力的單位。我們藉由各種生活形式都在跨越界線。因而本研究計畫藉由探討全球文化中的陌生人經驗，試圖再論全球文化的論述邏輯與社會後果。

4. 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取向著重的是結合辛默爾陌生人概念，以及全球文化脈絡中的跨界形式與經驗，因此，將從批判的角度運用文獻詮釋法、範疇分類法以及比較分析法三種。

首先，將進行辛默爾研究與全球文化論述中的相關文獻的匯集與歸納，並且針對兩類文獻的論述脈絡進行批判性的檢討；

其次，針對辛默爾陌生人概念中涉及的跨界意涵進行範疇分類，並且針對表現全球文化論述中處理的跨界現象進行類型分類。

最後，根據兩群分類範疇的相似與相異性質進行比較研究與批判性連結，以建立適用於新移動社群的互動形式與社會後果的概念參考架構。

5. 結果與討論：

辛默爾陌生人概念的涵義開放卻曖昧，因此首先藉由邊緣人研究傳統，以及發掘長久以來被忽略的新來者研究取向，釐清源初的概念指涉範圍。整理藉由重新詮釋陌生人概念創造的新概念涵義找出概念的擴張取向與應用範圍。根據辛默爾陌生人概念的發展過程，本研究計畫發現所謂「陌生人社會學」成立的學術傳統向來關注不同社會團體與不同文化脈絡的接觸經驗與過程，邊緣人傳統偏重社會整合失敗經驗的面向，而新來者觀點則是最初的接觸過程，後續可能失敗，也可能成功，而其順利整合入團體的過程則是大部分的社會適應過程，當然，其著床的制度性條件會決定社會適應的多元形式與否，在晚期現代性制度階段個體則要面臨自我抉擇與自我負責的存有學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上的風險。

其次，以上這些的研究成果累積，從採用的研究方法來觀察則除了進行文獻分析與概念批判之外，就是採用直接深入研究場域進行民族誌的參與觀察法，這也是芝加哥學派的研究傳統，這是本計畫未竟之處，未來將根據整理出來的範疇分類針對特定社會團體具體化成可以操作的研究指標，深入討論。

最後，在 Merz-Benz 和 Wagner(2003)的討論中，曾經特別注意到社會系統論者 Stichweh(1992)對於整個陌生人社會學研究取向的批判，他認為這是西方主體哲學的產

物，要創造新的概念涵義應該完全揚棄這個傳統，以社會系統的演化觀去重新建構，才能提出世界社會脈絡下的系統分化運作律則。可惜，Merz-Benz 和 Wagner 並沒有針對他的觀點繼續深入探討，然而我認為這個觀點值得認真重視，因為它跟 Giddens 提出的制度性信任彼此呼應，社會學的研究單元不只是人和與人相關的各種社會脈動，「社會」的層次正是透過這樣的典範轉移豐富概念的意義層次，就此而言，辛默爾陌生人概念裡的「陌生性」(die Fremdheit; strangeness)哲學涵義才有可能被轉化出來，而這個面向也是陌生人概念裡尚未被重視，也因其哲學性的陳述而困擾社會學研究的部分。

6. 計畫結果自評：

首先，本研究計畫已順利執行完畢，檢視一年來的研究內容與原計畫書完全相符，本計畫主要集中在概念批判與範疇分類的工作上，執行過程中除了釐清陌生人概念的原初意涵，並且梳理出後繼學者的衍生意涵，以及符合現代性制度脈絡的社會與文化意涵。

其次，原研究計畫書內列舉的預期貢獻項目均達成目標。研究成果包括有復興古典理論、結合理論視域、建構新研究分類範疇等三方面的貢獻：

- * 在復興辛默爾的研究傳統裡拓展辛默爾陌生人概念在全球文化論述脈絡的理論關聯。
- * 藉由這項理論聯的建構，結合辛默爾社會學理論系統與當代文化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視域。
- * 透過上述理論視域的結合，提出針對新國際勞動人口流動現象，進行實際經驗層次與制度層面分析分類範疇參考架構。未來將據此新參考架構檢討外籍配偶暨看護工在台灣的適應經驗等(參見附圖 1)。

最後，本研究計畫的成果之學術價值在於找出遭逢異文化碰撞的生活脈絡中的新社會類型，並且勾勒此新社會類型的現代制度背景，就此而言，可以和 Anthony Giddens 根據歐美根據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歷程歸結而來的「現代性後果」相互對照，找出發生在台灣社會的現代性經驗特質，以及台灣經驗與其他社會的全球化經驗的勾連歷程與機制。因此，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報告應該尋求發表在相關的社會學期刊或是文化研究期刊上，以提供全球化社會與文化經驗的討論觀點。

參考文獻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Featherstone, M.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special Issue, SAGE, pp: 295-310.
- Appadurai, A. (1998), "Globale Ethische Raeume: Bemerkungen und Fragen zur Entwicklung einer transnationaken Antropologie", in: Beck, U. (Hg.) (1998), *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 Suhrkamp.
- Bauman, Z.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張君玫譯(2001), 《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 台北: 群學出版公司。
- Bauman, Z. (1990), *Thinking sociologically*.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朱道凱譯(2002), 《社會學動動腦》, 台北: 群學出版公司。
- Bowes, A. (1980), "Strangers in the Kibbutz: volunteer workers in an Israeli community", in: *Man* (N.S.) 15: 665-81.
- Friedman, J. (1990), "Being in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Featherstone, M. (Ed.) 1990,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special Issue, SAGE, pp: 311-28.
- Friedman, J. (1994), *Cultural Identity & Global Process*, SAGE.
- Friedman, J. (1995), "Global Syste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arameters of Modernity", in: Featherstone, M./Lash, S./Robertson, R.(Eds.), *Global Modernities*, Sage, pp: 69-90.
- Fontana, A. & Frey, J. (1983), "The placekicker in professional football: Simmel's stranger revisited", in: *Qualitative Sociology*, 6(4): 308-321.
- Hughes, B. (2002), "Bauman's strangers: impairment and the invalidation of disabled people in modern and post-modern cultures", in: *Disability & Society*, 17(5): 571-584.
-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in: *New Left Review*, 146: 53-92.
- Lorenz, E.H. (1988), "Neither friends nor strangers: informal networks of subcontracting in French industry ",

- in: Gambetta, D. (Ed.) (1988),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New York and Oxford, UK: Blackwell.
- McLemore, S.D.(1970), "Simmel's stranger: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in: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3(2): 86-94.
- Merz-Benz, P.-U. & Wagner, G. (2002), Der Fremde als sozialer Typus. Zur Rekonstruktion eines soziologischen Diskurses, in: *Der Fremde als sozialer Typus*, UTB.
- Park, R. E. (1928),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pp.:881-893.
- Rapoport, T. & Lomsky-Feder, E. (2001), "Reflections on strangeness in context: the case of Russian-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Kibbutz", in: *Qualitative Sociology* 24(4): 483-506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s.
- Robertson, R. (1995), "Glob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Featherstone, M./Lash, S./Robertson, R.(eds), *Global Modernities*, Sage, pp:25-44.
- Rogers, E.M. (1999), "Georg Simmel's concept of the stranger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9(1): 58-74.
- Schütz, A. (1972a), Der Fremde. Ein sozialpsychologischer Versuch, in: *Alfred Schütz Gesammelte Aufsätze Bd. 2: Studien zu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n Haag.
- Schütz, A. (1972b), Der Heimkehrer, in: *Alfred Schütz Gesammelte Aufsätze Bd. 2: Studien zu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n Haag.
- Simmel, G. (1900), *Philosophie des Geldes*, GSG 6, Frankfurt a.M. : Suhrkamp.
- Simmel, G. (1903), Die Großstädte und das Geistesleben, GSG 7, Frankfurt a.M. : Suhrkamp.
- Simmel, G. (1908), *Soziolog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Formen der Vergesellschaftung*, GSG 11, Frankfurt a.M. : Suhrkamp.
- Siu, P.C.P. (1952), The Sojourner,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pp.: 34-44.
- Wood, M. M. (1969), *The strange: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Ams Pr.